

Please Stay
With Me

咬春饼

著

若我们爱隔山海，
我愿为你跨越山和海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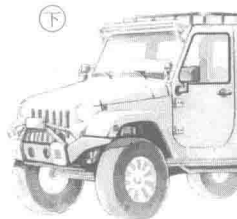
我把我的全部，
还有我自己，
都交给你。

请你留在
我身边_下

请你留在我身边

咬春饼 著
Please Stay With Me

下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Best Time

白马时光



我总有一种感觉，
觉得我和他还能在一起。

Contents
目 录



第九章	墙头的吻	001
第十章	重温旧梦	026
第十一章	所爱隔山海	061
第十二章	把我的全部都给你	099
第十三章	小别离	127
第十四章	单枪匹马的傻女人	162
第十五章	以你为重	197
第十六章	留在我身边	218
番外	一念情深	254

周一，迎晨销假，正式回公司上班。

大伙儿办了一个简洁的欢迎仪式，倒真让人感受到了集体的温暖。

趁高管开例会的时间，迎晨大致熟悉了一下不在公司期间的工作进程，等散会，她揣着笔记本去唐其琛办公室汇报工作。

唐其琛略略抬头，颌首，“回来了？”

迎晨：“嗯，回来了。”

她落座办公桌前。

唐其琛重新低头，签文件，“腿好了？”

“好了。”

等了一会儿，唐其琛签完所有，合上笔帽，轻轻搁在桌面上。

迎晨开始汇报工作，“我大致梳理了一下部门的工作进展，休假期间，重要的项目都是通过电话沟通，基本符合进度。”

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。

毕竟，唐其琛帮她把事都做完了。

迎晨索性合上笔记本，倒不如一句谢谢来得实在。

“唐总，感谢你的帮助。”

唐其琛笑了笑，“回来之后，变这么生疏了？”

这下反倒让迎晨觉得的确是自己刻意。

“项目摆在这，谁做都得做，总不能耽误进度。”唐其琛没深究，平心

静气地解释，“我也是做自己的分内事。换了任何人，我都会这样做。”

迎晨是个很能审时度势的人，忙不迭地应答：“是我小人之心想多了，老板，你别见怪。”

唐其琛眉目舒展，往皮椅上闲适一靠，“听你叫老板，比叫唐总好听多了。”

迎晨无言。

“你也不是多想。”唐其琛坦坦荡荡地看着她，“我说的确是有私心的。”

“呃。”迎晨欲言又止。

唐其琛恰逢时候地下了逐客令，“我还有个视频会议要开，你先出去吧。”又不动声色地把话给堵死了。

迎晨走出办公室，心里也是怅然，看这情况，唐其琛真没打算放弃。

果然。

这几天下来，唐其琛心里的念想越发没打算藏掖。

迎晨在开部门会议，他走进来，无声地放了支药膏在桌上，说：“你中午没擦药，别忘记。”

这药膏是医生给开的，说出院后连续擦一个月，每日三次。

唐其琛心细，记住了她的频率。说这话的时候，声儿不大不小，刚够头三排的员工听见。

故意的呢。

下了班，每次都等在门口，开车跟在后头护送。他的车是进口路虎，三百多万，本就瞩目，一来二去，连小区门口的保安都认识唐其琛了。

有次保安多嘴打听：“迎小姐，你男朋友又送你回来了啊？”

迎晨矢口否认，落荒而逃。

但很快，她也找到了治这情况的法子——索性在办公室把自个儿有男朋友的事给主动抖搂出来，并且给大伙儿看了照片。

那是厉坤穿着常训服，被抓拍的一张训练时的场景。

他正在做引体向上，身材颀长有力，荷尔蒙味十足。

眉开眼笑写在迎晨脸上，装不出来。

唐其琛远远看着，打着电话也听不清资方的发言。

心里难受啊。

眨眼到了周五，队里从下午开始放假。

厉坤带林德出来改善伙食。

林德乐呵极了，兴奋地道：“咋不叫晨姐一块儿来呢？”

厉坤开着车，说到这个人，满脸都是笑，“她要开会，下午下班我再去接她。”

林德咧开嘴，亮出大白牙，“接她回你那儿吗？”

厉坤眼角眉梢都是得意，“你这不废话吗。”

林德嘿嘿两声，低着头，不言语。厉坤从后视镜瞄了他一眼，乐了，“你脸红什么啊？”

朴实单纯的小处男，这年头，也可真是稀奇物种了。

厉坤转动方向盘，颇为放松，说：“今天哥带你去尝点新鲜的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泰国菜。”

水方广大厦新开的一家泰国菜馆。据说厨师班全是正儿八经的泰国人，口碑佳，吃饭还得排长队。

厉坤先去停车，市中心车位紧张，他围着广场转了两圈，终于看到一个空车位。

但，同时，从右前方也开出一辆车，正与厉坤的车形成一个夹角——两人都想要这个车位。

厉坤眯缝着眼睛，觉得这辆白色路虎甚是眼熟。那车便滑下了车窗，露出唐其琛的侧脸。

得嘞，情敌相见，分外眼红。

唐其琛从小家教优良，接受的是偏西式教育，所以为人绅士、宽和，非常适用于温润如玉这个形容。

但人们常常忘记，这样的男人一旦动怒，较起真，更为可怕。

他压根没有退让的意思，一点一点地挪着车，毫不怕事地继续往前开。

厉坤哪能让，吉普车动力足，他故意踩死刹车，又发动油门，发动机轰轰声响得瘁人、狂躁。

唐其琛不为所动。

厉坤也开始拧劲儿。

一黑一白两辆车，徐徐向前，眼见夹角越来越小，车头就要碰上。

唐其琛忽然按了下喇叭，以示警告。

这一声鸣笛，把厉坤身上的戾气全给激出来了。

他也连按三下，嘟！嘟！嘟！礼尚往来。

唐其琛沉着脸，按开安全带，车门推开——砰的一声巨响，路虎的车门磕在了厉坤的车身上。

好家伙，进口货，跟铁锤似的，吉普车的车面顿时被磕出一个凹痕。

厉坤亦怒，同样的动作，火气腾腾地也下了车。

唐其琛慢条斯理地开始卷袖子。

厉坤二话不说，更是直接脱了棉衣外套。

林德想推门，啾的一声电子短音，门锁了。

“厉哥——”

“待着！”

厉坤扭头，凶言，再转过头时，玩味，不爽，戾气重现于目光，通通落在唐其琛身上。

谁先动的手？

一起动的。

别看唐其琛浑身上下透着斯文精英范儿，但一周四次私教健身也不是白练的。虽不及厉坤身板硬实，但对抗起来，也没让对方捞着好处。

厉坤夹住他的胳膊试图往后拧，唐其琛巧劲脱困，扣紧他的腰就他妈往地上扑。

厉坤暗骂一声，这孙子还有点能耐。

比完力气，比搏击，比完搏击，又比脚法，比完脚法——乱了，全乱了，两个男人打红了眼，用的全是蛮劲儿了。

尘土飞扬，动静凶狠。

唐其琛脸上有抓伤，厉坤额头上也豁开一道血口子。

车里的林德，颤着手给迎晨打电话。

响了好几声，才接通。

“喂？林德，什么事啊？”迎晨压低了声音，“我还在开会，不方便……”话未毕。

林德急急吼着嗓子：“晨姐！快，快，出事了！”

林德这话不夸张。

不仅出事，事儿出得还不小。

厉坤今天也算是遇着了对手。

唐其琛没经过他这般专业的训练，但估计私下里也没少找私人教练拳头，而且他发了狠，那股劲儿压根不要命。

厉坤拧着他的手，咬牙道：“你离迎晨远一点。”

唐其琛伸腿儿往他膝盖上踹，“关你什么事？”

“她现在是我女朋友！你说关不关我的事？”厉坤被他踢中，龇牙咧嘴，疼。

“还没个定数，你别把话说得太早。”唐其琛喘着气，抠紧他肩胛骨，然后用力往后一掰。

厉坤被弄倒在地，卷了一圈灰尘飞快站起，逮准对方的腰肋骨一个猛子捶过去。

唐其琛脸都白了。

形势悄然落于下风，他依旧不服输，拿话捅厉坤：“你能跟她分一次手，拿什么保证就没第二次，啊？”

厉坤怒得眼珠子都能滴血。

完喽，猛虎下山了。

迎晨顶着巨大的压力，从开了一半儿的会上告假跑了出来，许伟城坐在主位上，看他皱眉头的样子，就知他对手下的举动有多不满。

迎晨可管不着了，车开得又凶又猛。

到半路，她又接到林德的电话。

“姐，你甭来了。”

一听这沮丧的语气，迎晨的心就揪了，两眼一黑，抖着嗓子问：“……死人了？”

“没没没，”林德声音渐小，“厉哥归队了。”

“归队？”

迎晨心里是一个大写的问号。

这话不假，厉坤真归队了，只不过是组织传召回去的。

唐其琛混迹商场这么多年，是人精中的尖儿。身体吃了亏，没事，他淡定得很，坐回车里，连嘴角的血都不抹一下，而是直接掏出了手机。

外头，刚刚干赢架无比嘚瑟的厉坤一看他那架势，心里就隐约猜到了。

“喂，您好，我要实名举报。”唐其琛将过程简明扼要地叙述了一遍，略停顿，平心静气地道，“对，我愿意为我所说的言论负责。”

十多分钟后，三轮传达，效率极高，厉坤接到了李碧山兴师问罪的电话。

那头一阵咆哮：“你小子！还不想在特警队混了！休假？休个屁啊！给老子滚回来！”

迎晨听完林德的讲述，心一凉，打了把方向盘，掉头开往反方向。

华南特警总队不比一般的部队，党徽国旗立在大门正中央，威严肃穆。

迎晨进不去，在门口来回踱步，只能不停地看手机，发短信。

“他伤得重不重？”

“你们领导怎么说？”

“会受到严重的处罚吗？”

冬日天黑来得快，迎晨站在风口，迟迟没有等来林德的回信。

迎晨冻得不行，拢紧了外套，又等了十分钟，手机终于来了信息。

林德：“哥让你回去，我们这边一时半会儿也出不来。”

厉坤背了个处分，罪名是打架斗殴，被群众举报，影响甚是恶劣。

李碧山偏偏又是个铁面无私的老顽固，一点也不顾及情面，报告打上去，唰唰盖戳。

还不解气，又让厉坤去禁闭室反省。

人本就受了伤，哪儿都疼，俩小时一站，膝盖都打不得弯了。李碧山冷眸冷脸，手往下头沙场一指，“给我滚下去，重装五公里。”

厉坤一声不吭，背着负重包一瘸一拐地便下了楼。

他跑慢了，李碧山就在上头吼：“速度给我提上来！”

林德不忍心，想凑上去给厉坤递瓶水。

“吗去吗去？谁也不许帮忙，回来！”

李碧山简直变成了个喷火娃。

撂谁也不敢再动作了。

厉坤被整得元气大伤，五公里结束，他直接四仰八叉地倒在了沙地里。

身体累啊，伤口疼啊，心里气啊。

林德跟颗流星弹一样飞快跑来，扶着人一脸焦色，“哥，快，我带你去医务室。”

到了医务室，老徐今儿亲自坐诊，给他做了初步检查。

“还行，骨头没断，膝盖上也是老伤。”老徐掀开他后背上的衣服，吆喝了一嗓子，“对方谁啊，挺会挑地方打的。”

脊骨下三寸，往右，是男人身上最软的腰窝。

瘀青红肿，惨不忍睹。

处理完后，李碧山在宿舍等着。

厉坤拖着一身伤，情绪低落，未置一词。

李碧山走过来，指着他，指尖在发颤，压低声音怒斥：“胡闹！”

“内部马上就要晋升评比了，你是最有希望的一个，上头组织统统看好你。”李碧山恨铁不成钢，“这个时候被群众举报，背个处分意味着什么，你懂不懂啊？”

厉坤沉默以对。

“我看你是谈恋爱谈傻了，把脑子给谈糊了。”李碧山点破核心。

厉坤一听，不乐意了，抬起头，终于有了反应。

“怎么，还不服气了？”李碧山也是一根筋，蛮横地道，“我早就说过，

那女人，不适合你。有家底，有靠山，千金富贵一生无忧，是不会体谅咱们这行的辛苦的。”

“当然了，你要是奔着转业谋个好职位的念头，她们家是能说得上话。”

厉坤拧死了眉头，粗着嗓音道：“老李，过分了啊。”

“我过分？”李碧山呵声一笑，十拿九稳的语气，“你别不信这个邪。”

上过战场的爷们儿，说话糙，不中听。换作平时厉坤也无所谓，但李碧山对迎晨这不友好的态度，也让他实在没法儿接受。

“我不信这个邪怎么了？”厉坤傲气道，“不瞒您说，她十八岁的时候，这个邪我就真没信过！”

语毕，李碧山怔然。

厉坤证实了他的猜测，大方地宣示主权，“她就是我初恋。”

“我呸！”李碧山反应过来，极其不给面子，“大老爷们儿一个，害不害臊了还？”

厉坤绕过他，提起桶子要去澡堂。

他一瘸一拐，龇牙咧嘴，声音洪亮不怕气死人，“害臊的事儿早干过喽。”

李碧山看着他的背影，半晌，怒其不争地低骂一声：“嘿！这个小王八羔子。”

这一突发状况，让两人又成了小别离。

厉坤被李碧山别有用心地扣在队里，一到放假，就给他临时加任务，不是给小战士们上实操课，就是拉去短途出差，看什么海军演练。

足足十天，把迎晨这急性子磨得够呛。

后来，她做了个决定。

这个决定有点儿见不得光，俗称不光彩，但她越想越来劲，并且马上付诸了实施。

迎晨先是给没那么多束缚的林德打了电话，问清了一些情况，然后又去总队西南墙的一个角落踩点，摸清门路后，终于选在周六晚上十点开始行动。

西南角是个监控盲区，并且也没什么人巡警，就是墙有点儿高。

没事，不怕。

迎晨拽着绳子，自个儿安慰自己。

而墙里头。

林德神情道道地将厉坤半拖半掳，“哥，你跟我来。”

厉坤不耐烦，“干吗呢你？”

“嘘！”林德紧张，手指比在嘴边撅得老高，严肃地道，“甬说话。”

走了一会儿，厉坤认出了路。

“你带我上这儿干吗？”厉坤眉峰下压，“你想翻墙出去吃麻辣烫啊？”

“我不用翻墙，”林德摇头，咽了咽喉咙，似为难，“是晨姐要翻。”

“……”

厉坤还蒙着呢，墙边就传来了动静，一道红绳儿给抛了过来，翻了个墙头后，正一点一点地往下边放。

“林德，林德。”墙外面，音量不敢太大，一声一声地够压抑。

厉坤心口血差点没崩出来。

“哎，晨姐，我在。”林德走过去接应，抓住红绳的一头，转而对厉坤喊：“哥，搭把手，我怕我一个人拉不住。”

厉坤本要阻止。

“嘘！嘘！嘘！”林德冲他瞪眼睛，压低声音，“别说话啊哥，万一把警卫叫过来了，晨姐就完蛋了。”

他妈的睁眼说瞎话。

厉坤心里是这么想的，但也真怕迎晨受惊吓摔着哪儿。于是，严厉呵斥只在舌尖溜达了一圈儿，又悉数给吞进了肚子里。

他走过来，和林德一起拉绳子。

外头，迎晨开始爬墙了。

绳子一会儿紧绷，一会儿微松，全由对面人的动作决定。

厉坤绷着神经，已经快炸了，眼睛眨都不眨地望着墙头。

三分钟后，迎晨终于冒出了脑袋。

先是一双手扒在上面，然后是肩膀、锁骨，一点点现了出来。

“这也太难爬了吧，改天真得加强训练了。”迎晨终于跨坐在了墙头上，

一头稀乱的头发，往下边看，边看边说，“小德子同学，可以打电话让他过来了，我先扎个头发。”

头发俩字还没说完，迎晨便瞧见了底下负手站着的厉坤。

哎哟妈呀，他在这儿啊。

迎晨眨巴眨巴眼睛，望着他。

望够了，她扯开嘴角，贝齿明亮，“你来啦。”

厉坤手指一比，“别乱动！”

迎晨展笑颜，“你别紧张，我摔不着。”

“迎晨！”

厉坤碾了碾牙，“我没跟你开玩笑。”

迎晨乖乖点头，老老实实在地坐在墙头。她垂眸，目光都洒在他身上，里头什么情绪都露出来了，简直就是小可怜。

林德自动退让，走的时候，脸都是红的。

没了外人，迎晨声音软糯，望着他说：“我忍不住，我太想你了。”

一句话，真心实意，纯真无瑕。

厉坤的心瞬间就软下来，偏偏又抱不着她，似哄似劝，“我后天就能出来，第一时间来找你……听话，你再忍忍。”

坐在墙头，冬夜风大，迎晨的鼻子冻得通红。

她用手背一揩，委屈地道：“我都感冒了。”

厉坤眼睛也舍不得从她身上挪开，哑着声音说：“那你回去，别在这儿吹风。”

迎晨不作声，眼里有水雾似的，就这么看着他。

对视数秒。

厉坤对边上一喊：“林德。”

“到！”军人习惯，不管什么时候，应答起来都是铿锵有力的。

林德小跑过来，“哥，啥事？”

“助我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上墙。”

林德立刻弯腰，弓背，十指张开撑着地面。

厉坤跑远了些，然后转过身，左脚蹬后，右脚碎步移动，是助跑的架势。

他铆足了劲冲向前，算准距离，借着林德的后背往上一跃。同时，林德迅速起身，再次助力，用肩头蹭了一把厉坤的右腿。

就见厉坤飞檐走壁，动作麻溜地完成了高墙翻越——爬上来了。

他两步跨坐过来，背脊挺直，大气不喘，正式与迎晨近在咫尺面对面。

这做派嚣张霸道，发生太过迅速，迎晨看得目瞪口呆。

厉坤嘴角向上扬，一脸的坏笑，沉声说：“我来了。”

迎晨抿嘴，眼里都是高兴，忘记这是高墙，伸手就钩住他的脖颈。

“哎！小心！”厉坤心惊肉跳，赶忙护住她。

迎晨头一偏，就在他右脸颊上亲了一口。

厉坤乐了，又凑近了些，低着嗓子问：“真这么想我？”

“想。”迎晨嘟嘴，眉眼神色跟十八岁时那个小姑娘一模一样，她还挺乐观地自我打趣，说，“旧有武松上山打老虎，今有迎晨为爱舍命爬墙头。”

厉坤笑得眸子发了亮，“不正经，跟谁学的？”

迎晨唔了声，“跟悍骄哥学的。”

厉坤是知道的，这人也是一人物，为人做事剑走偏锋，自成一派，满嘴跑火车。

“你跟他走远些。”厉坤怕迎晨被他带坏。

迎晨点点头，犹豫片刻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你伤都好了吗？”

厉坤的脸色明显晴转阴，冷了下去。

这时，林德在下头小声喊：“哥，得快点儿了。”

十点半，李碧山查寝。

迎晨听罢，不想耽误他，“那你快走吧，我……”

厉坤突然伸过手，压着她后脑勺往怀里一揽，然后低头，唇碰唇，两秒的深吻。

没敢放肆，但真心忍不住。

厉坤松开她，摸了摸她脸蛋儿，哑着声儿说：“你先下去，扶着我手臂。”

迎晨心跳狂蹦，嘀咕了句：“搞得像红杏出墙似的。”

厉坤一听，眼廓微眯，像两道弯刀，“我就在墙头上，你想往哪儿出呢，嗯？”

迎晨抿嘴，坏笑。

厉坤喉咙发紧，定神催促：“行了，回去吧。来，手给我。”

下墙比上墙容易多了。

只是迎晨太紧张，在最后着地时，脚没站稳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

“嘶——”她龇牙咧嘴。

“欸！”厉坤紧张，“有事没事？”

“没事没事。”迎晨左手摇摆，右手揉着屁股，语罢，她眼珠机灵一转，顿时愁眉苦脸，冲厉坤撒娇，“摔得我屁股疼死啦。”

默了两秒，厉坤冲她笑，眉梢眼底透着坏。

“疼啊？忍忍，后天，我帮你好好揉揉。”

迎晨一怔，脸唰地一下就绯红。

真是，分开太久，差点忘了他本身是什么德行了。

迎晨利索地站起身，丢下一句：“才不要你揉，后天我爸生日，我要回去吃饭。”

便灰头土脸地跑掉喽。

厉坤趴在墙上，直到她背影跑没了，他才收回目光，低低地笑了起来。

厉坤撑着胳膊，一跃下墙。

林德一瞅时间，“糟，还有三分钟。”

从这儿到宿舍有个五百米，还要上五楼。

结果当然是被抓了个现行。

李碧山气死，恨不得一脚把他俩踹下楼。

“你跟我过来。”他气极了，反倒平静了。

三人到了训练室，李碧山反手就是一拳。

厉坤反侦察能力强，早有准备，偏头就是一躲。